

由部分开架到全部开架

莫斯科市 106 号圖書館主任 P. M. 拉克辛娜

我館借書处在 1958 年就采用了讀者服务的新方式——开架式。最近两年来，圖書館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按照新方式来組織讀者服务工作的。

借書处的每个館員要在一年內熟悉一定类目的藏書，經常了解有关主題的新到图书和書目資料，并負責排列这一类目的图书，这在我們这里已經成为一种慣例了。这种工作方式，有助于圖書館員系統地研究图书，扩大推荐書籍的范围。

結果，我們的工作人員开始更加大胆地、順利地在借書处为讀者們进行每周一次的新書評介。我們也开始更广泛地采用了开架陈列，同时还更好地建立了包括各种各样主題的輔助書柜。

在全俄文教机关的視察期間，我館举办了自然科学書籍展覽月，为讀者組織有关主題的图书开架陈列和藏書中有关部分的开架借閱。在借書处陳設了放着自然科学、医学、农业的通俗讀物的書架，以及放着地理書籍和書目資料的輔助書柜。

新的宣传形式获得了新的效果。讀者們积极地利用了这一机会来了解十分丰富的图书和自己挑选書籍。在展覽月內曾出借了大量的自然科学書籍。由于閱讀自然科学書籍，圖書館新吸收了 469 名讀者。

讀者 A. 叶里舍娃在意見薄上写下了这样的意見：“图书开架展覽月是一种很好的办法。这种陈列图书的方式最好能繼續下去。”

我們接受了讀者的这种要求，并且扩大了开架借閱的范围，把各种各样主題的書籍都拿出来介紹給讀者。开架的图书大体上与書目索引的主題相符合，并且是借助于書目索引来选择开架图书的。为此，我們利用了国立列寧圖書館編制的書目索引，如：C. B. 卡扎科夫的“列寧的精神永垂不朽”；M. H. 古巴列娃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們”、“世界各国”、“青年們对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应讀些什么”、“俄罗斯的化学家”；H. 布欽科夫的“原子能及其利用”；E. 福明娜的“在宇宙范围内”；讀書計劃“为什么我們是无神論者”。除此以外，还給讀者介绍了对普遍性职业有帮助的图书

（“建筑工人应讀些什么”、“鉗工应讀些什么”）。

書架旁边摆設了几只放着書目資料和这样一些主題的图书：“为和平而斗争”、“出色的遊記”、“运动場上的青年人”、“捕魚”，等等。

实行部分开架所取得的这么一些成功經驗，引起了我們必須在借書处实行全部开架和使讀者能自己选書的念头。

这样做的必要条件我們是具备的。圖書館占有—所 480 平方公尺的良好的、光綫充足的房屋。它就在近年来住宅建筑大大发展的莫斯科 的一个区里。因此，我們的新讀者正在不断地增加着。1957 年有讀者 6,500 人，而 1958 年 9 月就已有 7,000 人。他們中間有許多是本区最大企业的工人和建筑工人。知識分子約占四分之一。青年讀者中脫产或不脱产地进行学习的共有 2,600 人。

为了准备实行开架式借閱，我們拟定了改組借書处的計劃，这个計劃是經全体館員大会討論并通过的。

首先我們重新整理了全部藏書(共34,000冊)。剔除了过时的、陈旧的图书和复本書。将复本書放在另外的房間里。讀者們一一各門知識的專家帮助我們审查了藏書。

現在借書处的入口，右边放着一个还書用的桌子，左边放着一个借書用的桌子。在这間房子里，共有 5 个单面書架和 10 个双面書架，同时 在隔壁房間里，放有 8 个单面書架和 13 个双面書架。藏書是根据分类法的类目和主題排列的。

性質接近的各个类目是彼此靠着的。例如，历史、历史文艺作品这一类，就紧靠着社会政治問題的图书。在自然科学各类里，医学紧靠着生物学，科学无神論紧靠着天文学，原子和原子能工业紧靠着物理学（理論）。有关化学工业的图书紧靠着化学类。

在社会政治書籍类里分出了下列各个主題：

哲学、心理学、邏輯学

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作家的著作

苏共党史
苏联的政治和经济
外国的政治和经济（世界各国图书按国名字顺排列）
世界人民为和平而斗争
文艺理论书籍和文艺作品靠近在一起，这里分有这样的几个主题：
 文艺作品中的青年
 文艺作品中的国内战争和苏联人民的伟大卫国战争
 历史文艺作品
 民间文学、神话
 讽刺文学和幽默作品
 惊险小说、幻想小说、游记
 戏剧
 俄国古典文学（包括苏联各民族的古典文学）
 外国文艺作品（按国家排列）
 苏联文艺作品（散文，按著者字顺排列，包括苏联各民族苏维埃时代的文艺作品）
在个别格架上分有这样的主题：
 优秀人物的生平
 新作品
在技术大类里则有如下的主题：
 建筑工业
 汽车运输
 航空
 无线电通讯
 电视
在各类藏书里还设有专题的图书展览。
在“化学和化学工业”书架旁布置有“奇异的化学现象”的展览。在技术大类里布置有“伟大的理想变为现实”（科学技术的新成就）的展览。在“体育和运动”的书架旁布置有“青年论体育运动”的展览。靠近“文艺作品中的青年”这个展览台的旁边，就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光荣道路”和“青年的劳动功勋”的展览。
在许多书架上布置着小型的图书展览。为每一个展览划出一格书架，上面陈列着几种最现实或最有趣的图书，封面都朝着读者，同时还布置有同样主题的书目资料和图片等等。例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这一类里，就布置有以“回忆列宁”为题的展览。
在“苏共党史”类里则有“关于优秀的布尔什维克的图书”的展览。在“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类里则有“工业的进步”的展览。在“外国的政治和经济”类

里则有“世界各国”的展览。在农业类里则有“对园艺爱好者的帮助”的展览，等等。

因为这些小型展览很受读者的欢迎，所以一天里面要补充好几次图书。

我们尽力使读者很好地了解我们工作的新方法。我们张贴了通知读者的佈告，繪制了馆藏的分布图，并把它张贴在书库的入口。我们制备了类目表和主题导标。在书架导标上用大号字表明类目名称（供读者用），用小号字表明分类号（供馆员用）。在每个书架上都写上了标词。在排列文艺作品的书架上，则设有指示各个作家姓氏的书架导标。

新的选书形式加强了书目的作用。因此，我们将最新的书目索引放在相应类目的书架旁边。

我们编制了字顺参考卡片（外国作家索引），文艺作品和文艺杂志上登载的文学批评的参考卡片。整理了全部分类目录，增加了专题剪报册的数量。

然而，所有这一切，对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来说还是不够的，特别是在初期。图书馆员应该引导读者参观藏书，使他们熟悉架上图书的排列顺序，能够帮助读者挑选图书的书目资料介绍给他们。

应该改变借书处工作的性质，拟定新的工作进度表。按照这个进度表，由两个工作人负责借书还书工作。当大批读者来馆时，另外两个馆员就要派在书库里工作。在工作不忙时，后者（负责辅导的馆员）就可以作别的工作。每一个图书馆员都应有准备借书和从事内部整理工作——排架、准备图书评价等——的时间。应该顺便提到的是，在初期我们就已经明确了，为了使图书得到更好的流通，必须整天不断地整理架上的图书。

很快地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应该立即规定其它方法来处理个别对待读者的问题。在我们面前，最大的困难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负责辅导的图书馆员在书架旁边遇到读者的时候，手头没有惯常的读者记录卡，因此不能立即确定读者是否需要帮助和怎样帮助。

经过充分考虑之后，我们决定发给每个进库的读者一个用厚纸板做成的书签：白色的书签表示不需要我们向他介绍图书的读者，有颜色的书签表示我们应该直接帮他选书的读者。同时又把领有颜色书签的读者的记录卡，交给值班的图书馆员。

在选书时读者也利用这种书签，在架上取出书来以后，就将书签放在图书原来的位置上。书签的

顏色告訴圖書館員，是否應該幫助這個讀者選書和選什麼樣的書。讀者在辦理借書登記時，就將書簽交還給館員。

這種辦法使我們能夠更好地來為讀者服務。館員作為選書時的顧問的作用提高了。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圖書館員擺脫了技術工作，面向全部藏書，不像過去那樣受着時間的限制，而已有可能向讀者介紹各種各樣的圖書，更深刻地認識讀者談論循序漸進地進行閱讀的重要性，更積極地致力於書目工作。

有系統地進行閱讀的傾向顯著地增長了。這樣一來，就使我們不得不認真考慮個別讀者讀書計劃的編制問題。

在書架旁邊的圖書評介和借書還書時的彼此交談，也都被實地運用於個別對待讀者的工作中。

在開架借閱的情況下，更易于實現多方面閱讀的任務。藏書的主題排列、明顯性、豐富的圖書，都使每個讀者能有隨意挑選圖書的機會，因而大大地促進了上述任務的實現。某些讀者在書庫里花上兩、三個小時，瀏覽各門知識的圖書，這是常見的情況。

我們列舉一些例子，來說明開架借閱對多方面閱讀的幫助。

青年炊事員李吉亞·巴蘭諾娃，為借閱藝術書籍而到圖書館來，然而當她熟悉了各個書架上的圖書之後，她還借去了兩本關於宗教的書籍，一本有關她本身專業的書籍。

高等技術學校女學生瓦連季娜·卡達耶娃，借了有關課程的書籍，此外，她還從排列外國詩歌的書架上借去了“雪萊選集”和惠特曼的“草葉集”。

汽車機械師 K. I. 波什文，本想借閱一本關於辯証唯物主義問題的論文集，而結果另外又借去了兩本藝術方面的圖書。

這些讀者和其他一些讀者往後再到圖書館來時，就已經不是偶然地，而是有意識地借閱各類圖書，擴充他們自己的閱讀題材了。

對於“無人注意的書”的興趣顯著地有了增加。例如，一些在1954—1955年從未出借過的自然科學書籍，現在流行起來了。像1954年出版的 K. 奧戈羅德尼科夫著的“天空有多少星星？”一書，從1955年起一直都沒有借出過。在實行新的工作方法以來，一月之內就已出借了五次。1956年出版的 IO.

利雅包夫著的“天體運動”一書，直到現在才被第一次借了出去。

當讀者富于好奇心地翻閱我國和外國作家的全集時，他們常常會找到過去所未看過或早已忘掉了的作品。因此，K. 費定、O. 福爾斯和其他作家的作品的借出數量，就劇烈地增長了。

還應提到，提要卡片的廣泛應用也有助於更好的揭示藏書。我們將提要卡片安置在新舊的藝術作品上，也安置在其它各類的圖書上。因此在開架借閱的情況下，提要卡片在我們這裡已起到重大作用。

到現在為止，我們實行開架式的时间雖還不十分長，然而效果已經見到了。這一點特別表現在讀者人數上。1957年10月到館讀者4,800人，而1958年10月就有6,141人。這不僅是因為排隊現象有了顯著的減少，更主要的是，到圖書館里來已經成為一樁有趣的事情了。

例如，有一個讀者——工程師 A. 奧爾洛夫，在意見簿上寫道：“時而翻翻這本時而翻翻那本您所喜歡的圖書，就好像在同您所愛好的作家講話一樣。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在書庫裡走着，瞧瞧書的名稱，有時讀上個把頁，我就陷在非常熟悉的和甚至不熟悉的，但終是好意對待你的一伙人的中間了。”

圖書館實行新的工作方法還不到一個月，我有這種感覺，我讀了比過去幾個月內所讀的還多得多的書籍。有可能自己選書，有可能簡略地了解一下其它圖書的內容，交換一下關於圖書的印象，很快地重新回憶起早已看過的圖書中某一特別喜歡的部分。所有這一切，都能充實讀者的知識。為讀者服務的新方式的無可爭辯的優點也就在此”。

一批從頓巴斯來的圖書館員們，參觀了我們的工作以後，指出：“圖書館的全體人員作得很好，開架借閱能使讀者們廣泛地利用藏書。這一重大的有益的工作，有助於對各種各樣問題圖書的廣泛宣傳。

圖書館全體人員在組織全部開架借閱方面的工
作經驗，是我們頓巴斯的圖書館工作者用圖書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新方式的榜樣”。

儘管為讀者服務的新方式取得了初步的良好結果，但是我們知道，它還需要不斷加以改進，我們全體人員將專心專意地從事這一項工作。同志們每天總會想出一些新的適當的主意，提出一些新的切實的建議。這種創造性的主動精神本身就證明着開架式的生命力和適合時宜。（武寧生譯）